

水杉还给你，法桐还给你 全新“恋爱大道”，走起！

■南京太平北路景观恢复提升工程基本完成
■补种221株树，超过当年为建地铁移走的数量

太平北路曾是南京人气最高的“恋爱路”之一。昨天，现代快报记者获悉，随着南京地铁三号线施工逐步结束，去年年初启动的“太平北路景观恢复提升”工程已基本完成。

截至目前，太平北路共补植151株法桐、24株水杉和46株柳榆。因天气和施工原因，曾死掉8株法桐、3株水杉，其他生长状况良好。地铁浮桥站一带，还建了供居民跳广场舞的游园。经过一年多的打造，南京市园林局将这条“杉林大道”重新还给了市民。春暖花开时，一起去漫步吧！

现代快报记者 余乐

景观

补植221株树 开春还将种水杉

太平路上的树种主要有：法桐、水杉、柳榆、薄壳山核桃

曾经，郁郁葱葱的太平北路，是出了名的“杉林大道”，395株老水杉主要分布在文德里桥至四牌楼一带。

四牌楼一带，除了粗壮的老水杉，去年春天还补植了24株水杉幼苗。一名工作人员指着3个空树洞告诉现代快报记者，当时补植时，这条路尚未完成铺装，地铁仍在施工，水杉种下后严重缺水，前后共有3株死亡。“水杉娇嫩，栽培季节性强，今年春天，我们将补种最后一批。”他说。

顺着太平北路往北走，浮桥站附近的绿化景观变了：此前这里全是薄壳山核桃。它的种子，最初由“绿化之父”傅煥光用拐杖悄悄从美国捎回。太平北路的这批薄壳山核桃，树龄有50多年，胸径为35—40厘米。现在，它们身边补植了46株柳榆，树皮斑驳，呈红褐色。

补植的151株法桐，主要分布在和平大夏和大行宫站附近。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，这批法桐胸径15厘米，树龄8年左右。

2011年，为建地铁三号线，浮桥站最终移树142株、大行宫站移树48株，目前补种数量已超过当年移走的。

5处小游园 供居民跳广场舞

5处游园位于：太平北路和珠江路交界处、北京东路附近、兰家庄、石婆婆庵和文德里桥附近。

除了大规格乔木，还有些别具风情的小乔木和灌木。

东京樱花、桂花、矮蒲苇、鸢尾……未来绿色的杉林大道，还有这些植物作为点缀。文德里桥附近，现代快报记者看到，一树树红叶随风摇曳。工作人员介绍，那是红叶李，落叶树木的叶子全掉光了，用它“装点”冬季景观，恰到好处。

“恋爱路”的打造，还有些浪漫小特色：部分人行道用红色透水混凝土铺装，犹如一条“红飘带”蜿蜒穿梭于杉林间。“我们打造了5处游园，居民能去跳广场舞、散步。”他告诉记者。冬日暖阳，一些居民已迫不及待地在游园内晒起了太阳。



地铁三号线施工临近结束，“太平北路景观恢复提升”工程也已基本完成 本版摄影 现代快报记者 赵杰



补栽的树裹着“防寒衣”



太平北路还装上了雾森系统



一些市民已经在小游园休闲了

太平北路为什么 被称为“恋爱路”

据《南京园林志》记载，太平北路辟建于上世纪50年代，是当时南京14条林荫干道之一。

由于环境幽静、美丽，位置靠近东南大学等高校，不少年轻情侣喜欢在此散步。这条路，也成了人气很高的“恋爱路”。

关注

为提高成活率 起苗到栽种不超3天

去年春天，园林部门曾在大行宫地区补植了80多株法桐。但实际上，当时由于地铁、市政施工等工期推迟，部分法桐栽植时间已推迟至5月下旬。

受天气影响，27株法桐长势不佳，几近死亡，后迁至江宁的苗圃基地。当时，南京市园林局一名负责人告诉现代快报记者，那批移走的法桐基本没救了，树冠已被截掉，丧失景观价值。记者获悉，这批幼苗是从山东运来的。为赶时间，到南京后连夜种植下，但运输途中仍消耗了不少养分。

“之后补种的柳榆，都是从南京周边的苗圃购买的。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头天起运，第二天晚上到，从起苗到栽种不超过3天，提高成活率。

除地铁大行宫站 其他站点也要“补绿”

其实，不是只有地铁三号线大行宫站要“补绿”。南京地铁建设部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，凡地铁建设时涉及大树搬迁的，待地铁建成后，都会进行“补绿”，基本原则是恢复原样，“迁走的是法桐，那补种的就是法桐，迁移的是银杏，就补种银杏。”

他举例，栽植于上世纪70年代的银杏，是北京西路的一大特色。因建设地铁四号线云南路站，67株银杏“搬家”。明年，将补种67棵银杏，胸径都要在20厘米以上，要求树形完美。

他还透露，“补绿”的同时，会对绿化进行相应提升和优化，甚至“增绿”，“以地铁四号线云南路站、鼓楼站、九华山站、锁金村站、花园路站5个站为例，受地铁建设影响的站点及周边现有绿地面积约18000平方米，完工后，绿地面积将达到19500平方米，5站点共将恢复386棵行道树。”

释疑

1 “搬家”的老法桐还好吗？ 几乎全军覆没

2006年，南京因修建地铁二号线，不少树木被迫“搬家”；2011年，南京地铁三号线开工建设，超过600株树被迁移出主城区，为地铁大行宫站让道。加上地铁十号线的建设在内，主城区共迁移1100株树。

现在，大行宫一带移走的法桐怎样了？去年夏天，现代快报记者曾去探访。石杨路一片荒芜的工地上，有七八十株迁移的法桐。记者发现，大部分仅有树根残存。树桩扎在土里，乍一看黑漆漆的，完全看不到生命的信号。一些法桐残余的枝干上生长着触目惊心的树瘤，那是它们与生存环境“斗争”而留下的痕迹。

“从移植那天起，其实就意味着死亡。”一名园林专家惋惜地说，这些法桐很可贵，基本是1929年前后种植的。现在的实际情况是，除了少数由高校等单位认养、生存不错，其余的基本“全军覆没”。“树木越大，移植成活率越低，移到苗圃基地后，园林部门缺乏经费，根本无力看护。”

2 榆树为何替代薄壳山核桃？ 病虫害比较多

薄壳山核桃，因与“绿化之父”傅煥光的渊源，格外令南京人牵挂。

但昨天探訪时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，浮桥一带缺株的薄壳山核桃，却被“矮个头”的柳榆幼苗替代。这是为何？“薄壳山核桃苗源贵，不好找，而且在南京长势并不算好，一直以来病虫害较多。”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柳榆价格相对便宜一些，移植成活率也更高。“高个”薄壳山核桃争抢柳榆幼苗的阳光和养分？他说，柳榆比较泼皮，耐旱耐瘠薄，在酸性、中性和钙质土壤中均能生长，问题不大。